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八十七回 為知己三雄訪沙龍 因救人四義撇艾虎

且說蔣爺吩咐地方保甲好好看守，二人連聲答應，說了許多的小心話。蔣爺立起身來，攜著艾虎的手，一步步就上西耳房而來。爺兒倆個坐下。蔣爺方問道：「賢姪，你如何來到這裡？你師傅往那裡去了？」艾虎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只因我同著我義父在杭州倪太守那裡住了許久，後來義父屢次要走，倪太守斷不肯放。好容易等他完了婚之後，方才離了杭州，到萊花村給丁家二位叔父並我師傅道乏道謝，就在那裡住下了。不想丁家叔父那裡早已派人上襄陽打聽事情去了。不多幾日回來，說道：襄陽王已知朝廷有些知覺，惟恐派兵征剿，他那裡預為防備。左有黑狼山安排下金面神藍驍把守旱路，右有軍山安排下飛叉太保鍾雄把守水路。這水旱兩路皆是咽喉緊要之地。倘若朝廷有什麼動靜，即刻傳檄飛報。因此我師傅與我義父聽見此信，甚是驚駭。什麼緣故呢？因有個至好的朋友姓沙名龍，綽號鐵面金剛，在臥虎溝居住。這臥虎溝離黑狼山不遠，一來恐沙伯父被賊人侵害，二來又怕沙伯父被賊人誑去入伙。大家商量。我師父與義父還有丁二叔，他們三位俱各上臥虎溝去了。就把我交與丁大叔了。姪兒一想，這樣的熱鬧不叫姪兒開開眼，反倒關在家裡，我如何受得來呢！一連闖了好幾日。偏偏的丁大叔時刻不離左右，急的姪兒沒有法兒。無奈何，悄悄的偷了丁大叔五兩銀子，做了盤費，我要上臥虎溝看個熱鬧去。不想今日住在此店，又遇見了對頭。」蔣爺聽了，暗暗點頭，道：「好小子！拿著廝殺對壘當熱鬧兒。真好膽量，好心胸！但只一件，歐陽兄賢弟既將他交給丁賢弟，想來是他去不得。若去得時，為什麼不把他帶了去呢？其中必有個緣故。如今我既遇見他，豈可使他單人獨往呢！」正在思索，只聽艾虎問道：「蔣叔父今日此來，是為拿要犯，還是有什麼別的事呢？」蔣爺道：「我豈為要犯而來，原是为奉相諭，派我找尋你義父。只因聖上想起，相爺惟恐一時要人沒個著落，如何回奏呢，因此派我前來。不想在此先得了姚成。」艾虎道：「蔣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？」蔣爺道：「哦原要上萊花村來著。如今既知你義父上了臥虎溝，明日只好將姚成送縣起解之後，我也上臥虎溝走走。」艾虎聽了歡喜道：「好叔叔！千萬把姪兒帶了去！若見了我師父與義父，就說叔父把姪兒帶了去的，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嗔怪。」蔣爺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倒會推乾淨兒。難道久後你丁大叔也不告訴他們二人麼？」艾虎道：「趕到日子多了，誰還記得這些事呢？即使丁大叔告訴了，事已如此，我師父與義父也就沒有什麼怪的了。」

蔣爺暗想道：「我看艾虎年幼貪酒，而且又是私逃出來的，莫若我帶了他去，一來盡了人情，二來又可找歐陽兄。只是他這酒，必須如此如此。」想罷，對艾虎道：「我帶雖把你帶去，你只是要依我一件事。」艾虎聽說帶了他去，好生歡喜，便問道：「四叔，你老只管說是什麼事，姪兒無有不應的。」蔣爺道：「就是你的酒。每頓只准你吃三角，多喝一角都是不能的。你可願意麼？」艾虎聽了，半晌方說道：「三角就是三角，吃葷強如吃素。到底有三角可以解解饞，也就是了。」叔姪兩個整整的談了半夜。

不一時到東耳房照看，惟聽見曹標抱怨姚成不了，姚成到了此時一言不發，不過垂頭歎氣而已。

到了天色將曉，蔣爺與艾虎梳洗已畢，打了包裹。艾虎不用蔣爺吩咐，他就背起行李，叫地方保甲押著曹標姚成，竟奔唐縣而來。到了縣衙，蔣爺投了龍邊信票。不多時，請到書房相見。蔣爺面見何縣令，將始末說明。因還要訪查北俠，就著縣內派差役押解赴京。縣官即刻辦了文書，並將護衛蔣爺上臥虎溝帶了一筆。蔣爺辭了縣官，將龍票仍用油紙包好，帶在貼身，與艾虎竟起身。

這裡文書辦妥起解到京，來至開封，投了文書。包公升堂，用刑具威嚇的姚成一供招：原是水賊，曾害過倪仁夫婦。又追問馬強交通襄陽之事。姚成供出馬強之兄馬剛曾在襄陽交通信息。取了招供，即將姚成斃於劍下。曹標定罪充軍。此案完結不表。

再說蔣平艾虎自離了唐縣，往湖廣進發。果然艾虎每頓三角酒。一日來至瀟口僱船，船家富三，水手二名。蔣爺在船上賞玩風景，心曠神怡，頗覺有趣。只見艾虎兩眼蒙眛，不似坐船，彷彿小孩子上了搖車兒，睡魔就來了。先前還前仰後合，掙扎著坐著打噸，到後來放倒頭便睡。惟獨到喝酒之時，精神百倍，又是說，又是笑。只要三角酒一完，咯噔的就打起哈氣來了，飯也不能好生吃。蔣爺看了這番光景，又怕他生出病來。想了想在船上無妨，也只好見一半不見一半，由他去便了。

這日剛交申時光景，正行之間，忽見富三說道：「快些撐船，找個避風的所在。風暴來了。」水手不敢怠慢，連忙將船撐在鵝頭簪下。此處卻是珍五口，極其幽僻，將船灣住，下了鐵錨。整頓飯食吃畢，已有掌燈之時，卻是風平浪靜，毫無動靜。蔣爺暗道：「並無風暴，為何船家他說有風呢？哦，是了，想是他心懷不善，別是有什麼意思吧？倒要留神。」只聽呼嚕呼嚕聲振耳，原來是艾虎飲後食困，他又睡著了。蔣爺暗道：「他這樣貪杯好睡，焉有不誤事的呢。」正在犯想，又聽忽喇喇一陣亂響，連船都擺起來，萬籟皆鳴。果然大風驟起，波濤洶湧，浪打船頭。蔣爺方信富三之言，不為虛謬。幸喜亂刮了一陣，不大工夫，天開月靜，襯著清平波浪蕩漾，夜色益發皎潔。不肯就睡，獨坐船頭，賞玩多時。約有二鼓，剛要歇息，覺得耳畔有人聲喚：「救人呀，救人！」順著聲音，細著眼往西北一觀，隱隱有個燈光閃閃灼灼。蔣爺暗道：「此必有人暗算。我何不救他一救呢。」忙迫之中也不顧自己衣眼，將鞋脫在船頭，跳在水內，踏水面而行。忽見一人忽上忽下，從西北順流漂來。蔣爺奔到跟前讓他過去，從後將髮揪住往上一提。那人兩手亂抓亂撓，蔣爺卻不叫他揪住。這就是水中救人的絕妙好法子。

但凡人落了水，慢說道是無心落水，就是自己情願淹死，到了臨危之際，再無有不望人救之理。他兩手紮煞，見物就抓，若被抓住，卻是死勁，再也不得開的。往往從水中救人，反被溺水的帶累傾生，皆是救的不得門道之故。再者幾溺水的兩手必抓兩把淤泥，那就是掙命之時亂抓的。

如今蔣爺捉住那人，容他亂抓之後，方一手捉住頭髮，一手把住腰帶，慢慢踏水奔到崖岸之上。幸喜工夫不大，略略控水，即便甦醒，哼哼出來。蔣爺方問他姓名。原來此人是個五旬以外的老者，姓雷名震。蔣爺聽了，便問道：「現今襄陽王殿前站堂官雷英可是本家麼？」雷震道：「哪就是小老兒的兒子。恩公如何知道？」蔣爺道：「我是聞名。有人常提，卻未見過。請問老文家住那裡？意欲何往？」雷震道：「小老兒就在襄陽王的府行後面，有二里半之遙，在八寶村居住。因女兒家內貧寒，是我備了衣服簪珥，前往陵縣探望，因此僱了船隻。誰知水手是弟兄二人，一個米三，一個米七。他二人不懷好意，見我有這衣服箱籠，他說有風暴船不可行，便藏在此處。他先把我跟的人殺了，小老兒喊叫『救人』，他卻又來殺我。是我一急將船撞開，跳在水中，自己也就不覺了。多虧恩公搭救。」蔣爺道：「大約船尚未開。老丈在此略等，我給你瞧瞧箱籠去。」雷震聽了，焉有不願意的呢，連忙說道：「敢則是好，只是又要勞動恩公。」蔣爺道：「不打緊。你在此略等，俺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跳在水內，一個猛子，來到有燈光的船邊。只聽二賊說道：「把開箱籠看看，包管興頭的。」蔣爺把住船邊，身體一躍，道：「好賊！只顧你們興頭，卻不管別人晦氣了。」說著話，到船上。米七猛聽見一人答言，提了刀鑽出艙來，尚未立穩，蔣爺抬腿就是一腳。雖然未穿鞋，這一腳兒踢了個正著，恰恰踢在米七的腮頰之上，如何禁得起，身體一歪，栽在船上，手鬆刀落。蔣爺跟步，搶刀在手，照著米七一擰，登時了帳。米三在船上看的明白，說產『不好！』就從雷老者破窗之處，竄入水內去了。蔣爺如何肯放，縱身下水，捉住賊的雙腳往上一提，出了水面，猶如搗碓一般，立刻將米三提到船上，進艙找著繩子，捆縛好了，將他臉面向下控起水來。蔣爺復又跳在水內，來到崖岸，背了雷震送上船去，告訴他道：「此賊如若醒來，老丈只管持刀威嚇他，不要害怕，已然捆縛好好的了。等天亮時，另僱船隻便了。」說罷，翻身入水，來到自己灣船之處一看。罷了！蹤影全無，敢則是富三見得了順風，早已開船去了。

蔣爺無奈，只得仍然踏水面到雷震那裡船上。正聽雷老者顛巍巍的聲音道：「你動～動，我就是一刀。」蔣爺知道他是害怕，遠遠就答言道：「雷老丈，俺又回來了。」雷震聽了，一抬頭見蔣爺已然上船，心中好生歡喜，道：「恩公為何去而復返？」蔣爺道：「只因我的船隻不見，想是開船走了。莫若我送了老丈去如何？」雷震道：「有勞恩公，何以答報？」蔣爺道：「老支有衣

服，借一件換換。」雷震應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卻是四垂八卦的。」蔣爺用絲縑束腰，將衣襟拽起。等到天明，用篙撐開，一腳將米三踢入水中。倒把老者嚇了一跳，道：「人命關天，這還了得！」蔣爺笑道：「這廝在水中做生涯，不知劫了多少客商，害了多少性命。如今遇見蔣某，理應除卻。還心疼他怎的？」雷震嗟歎不已。

且不言蔣爺送雷震上陵縣。再說小爺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，猛然驚醒，不見了蔣平，連忙出艙問道：「我叔叔往那裡去了？」富三道：「你二人同艙居住，如何問我？」艾虎聽了，慌忙出艙看視，見船頭有鞋一雙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哎喲！四叔掉在水內了。別是你等有意將他害了吧？」富三道：「你這小客官，說話好不曉事。昨晚風暴將船灣住，我們俱是在後艙安歇的。前艙就是你二人。想是那位客官夜間出來小解，失足落水，或者有的。如何是我們害了他呢？」水手也說道：「我們既有心謀害，何不將小客官一同謀害？為何單單害那客官一人呢？」又一水手道：「別是你這小客官見那客官行李沉重，把他害了，反倒誣賴我們吧？」小爺聽了將眼一瞪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滿口胡說！那是我叔父，俺如何肯害他？」水手道：「那可難說。現在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內，你還賴誰呢？」小爺聽了，揎拳掠袖，就要打他們水手。富三忙攔道：「不要如此。據我看來，那位客官也不是被人謀害的，也不是失腳落水的，竟是自投在水內的。大家想想，若是被人謀害，或者失足落水，焉有兩隻鞋好好放在一邊之理呢？」一句話說的眾人省悟，水手也不言語了。艾虎也不生氣，連忙回轉艙內，見包裹未動，打開時衣服依然如故，連龍票也在其內；又把兜肚內看了一眼，尚有不足百金，只得仍然包好，心中納悶道：「蔣四叔往何處去了呢？——難道夤夜之間摸魚去了？」正在思索，只聽富三道：「小客官，已到停泊之處了。」艾虎無奈，束兜肚，背了包裹，搭跳上岸，邁步向前去了。船價是開船付給了，所謂「船家不打過河錢」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